

中国科幻创作丛书

神秘的峨眉怪兽

葛冰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科幻创作丛书

神秘的峨眉怪兽

葛 冰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浙)新登字5号

责任编辑 孙建江

封面设计 卢少夫

插 图 蓝承恺

神秘的峨眉怪兽

葛 冰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金华新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25 插页2 字数82000 印数5501—10600

1995年2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2次印刷

ISBN 7-5342-1159-X/I·193 定 价：4.00 元

内 容 提 要

为了探明《科学报》记者曾凡奇怪的失踪，“我”在向导黑子和白毛猴子、绿章鱼等的帮助下，勇敢地闯入了峨眉深山……在这里，你将看到华隆博士如何利用生命转移这一高科技手段，将人脑植入动物体内，使人变成高智商的爬行动物；你将看到“我”和“我”的朋友们如何历经磨难，终于识破了伪装者的阴谋。

全书情节环环紧扣，悬念迭起，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目 录

一	怪异的峨眉佛影.....	1
二	林中的恐怖叫声.....	4
三	在洗象池的白雾中.....	11
四	黑子的奇遇.....	22
五	深谷中的怪兽.....	33
六	山腰间炭火似的眼睛.....	40
七	闪亮的蓝色油脂.....	44
八	华隆博士的新发现.....	52
九	失去记忆的脑细胞.....	63
十	制作骨架的奇妙方法.....	71
十一	蒙着黑色眼罩的猴子.....	80
十二	三幅神秘的画.....	86
十三	窗外铁栏杆上的纸团儿.....	90
十四	绿章鱼吐露的秘密.....	98
十五	地下室的第三座门.....	105
十六	圈套.....	114

十七	罪恶的自白	119
十八	一个神奇美丽的传说	125

一 怪异的峨眉佛影

我今年15岁，刚从科技大学少年班毕业，便被分配到《科学报》当记者。我发现我的办公桌玻璃板下面压着一张照片，是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的，长着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奇怪的是这张照片半边勾上了黑框，注意，只勾了半边。

我忍不住问：“这个人是谁？”

刘主任迟疑了一下说：“你的同行曾凡，清华的学生，去年还坐在你这张椅子上。”说着他突然转了话题，“你听说过峨眉怪兽的事吧？”

我说：“当然听说过，整个夏天都闹得沸沸扬扬的。说什么峨眉山中出现了一种什么怪兽，嘴阔2尺，带着鳄鱼似的鳞甲，身上却是黑黄斑纹，行走如飞。可是这怪物后来突然又消失了，人们都说仅是一种传言。”

刘主任盯着我说：“曾凡就是在对峨眉怪兽的考察中因公殉职的，他的喉咙被咬断了。”

我吃惊地问：“是怪兽？”

刘主任摇摇头：“不知道，因为我们谁也没有见过怪

兽。”他沉默了片刻，又吞吞吐吐地说：“倒是后来有人……又见过曾凡。”

我大吃一惊：“曾凡不是死了吗？”

“是死了，是我亲自把他送到火葬场火化的。只是有些情况十分奇怪。”刘主任眼里充满了迷惑，“前一段宇航局的一位教授曾研究出一台时间旅行机。由于是初次试制，旅行机只能到未来25年。这位教授坐着旅行机到了那个时代，恰巧碰到一位《科学报》的记者，那记者自称是曾凡，托他带一封信给我们。那位曾凡刚写了几个字，教授的时间旅行机出了毛病，发出嗡嗡的响声，教授老兄怕回不来，急急忙忙跳上了旅行机，就带回了这么一张纸条。”刘主任指指写字台玻璃板右角，下面的一张纸条上写着：“峨眉怪兽是……”

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同行曾凡死了，但又好像没死，所以他的照片只能加上半个黑框。

我望着玻璃板下面那似笑非笑的照片，嘴里不由自主地说：“这位曾凡死了还想着峨眉怪兽呢。”

“你想去峨眉山吗？”刘主任出人意外地问。

“怎么？又出现怪兽了？”我心跳地问。

“不！不！”刘主任摇摇头，“要是真出现怪兽，也该轮到我老头子去了，已经牺牲了一个年轻人了，不能再牺牲一个少年。完全与怪兽无关，你看，一张当地的小报登载的，说什么峨眉的佛光又出现了怪异的现象。”他把一份纸张粗糙的小报递给我。

一般的地方小报为了招揽读者，总是喜欢登些骇人听闻的奇闻轶事，甚至有时候是夸大其辞，无中生有，所以我对这种小报历来没好印象，我不明白刘主任为什么会对这感兴

趣。我漫不经心地拿起载有峨眉佛影消息的小报浏览。

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峨眉山的佛影早已是天下闻名的奇观。在雨后的日丽晴天，人们常常可以看见山顶上有一圈圆形彩虹，一个巨大的佛影出现在光环中，古人称之为佛光或宝光。当然，现在对这种自然现象，我们已不难做出科学的解释。但最近，连读几天，峨眉佛影却出现了极其怪异的景象，佛影的表情举止异常悲戚，还做出了许多奇特的动作，使得峨眉群峰五百多个大小古刹钟磬齐鸣，众僧一齐向佛祈祷，更有许多信徒远道而来，朝山拜佛……

我放下小报说：“我去峨眉山。”

刘主任意味深长地问我：“去干什么？”

“考察那怪异的佛影，如真有其事，则作出科学的解释，如是谣言，也写篇文章予以揭穿，我们《科学报》不是宣传科学的吗？”

“你很聪明，”刘主任望着我，“不过你要记住，这次只去考察佛影，不要再管什么峨眉怪兽，我可不愿意你的照片上也勾上半边黑框。”

二 林中的恐怖叫声

我来到了峨眉山下，我感觉，在这宏伟的大山面前，自己简直成了小蚂蚁，白云在群峰中缭绕，绿色的林海，层层叠叠，一直铺到了遥远的天上，在万绿丛中，星星点点地显露出寺庙的飞檐和琉璃瓦……

我在竹林旁边一块隆起的岩石上，架起了观测仪器。

夜幕降临了。这是一个月朗风清的夜晚。突然，山顶出现了一尊巨大的佛影，他的头部罩住一圈亮亮的光环，但仅是一个亮亮的影子，看不见他的五官，我怀疑人们说佛的表情悲戚完全是凭着想象杜撰出来的。然而就在这时候，巨大的佛影突然慢慢地侧过身来，我开始看见了他额头、眉宇、鼻子和嘴的轮廓，……一个巨大佛像的脸部侧面剪影清晰地印在夜幕中。

我怔怔地盯着，吃惊地张大了嘴，我简直说不出佛影的哪一部分使我感到悲哀，但似乎有一种心灵感应，看着看着，我突然感到十分压抑和痛苦，一股说不出的悲哀悄悄地向我心中袭来，我的心在颤抖。

啊！佛好像在流泪，从高倍望远镜中，我看见佛影的眼

眶中仿佛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烁。

小报的文章没有胡说。在高高的天穹中，佛影伸出了手臂缓缓地移动着，我目不转睛随着大手指的影子移动。一遍又一遍，我终于看出来了，佛影的动作不是怪异杂乱的，而是有规则的。我不由自主地伸出手臂，对照天空用手指摹仿着比划。

划着，划着，突然我吓了一跳。“SOS”，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佛影在求救？不！不会是佛，而是什么别的。突如其来的发现，使我又激动又混乱。我发现人在精神过于兴奋时，思维往往是极其紊乱的，我手忙脚乱地呆在那儿，竟然想不出一点办法来。

这时，几片云影飘过来，遮住了月亮，佛影消失了，就像他突然出现一样，一下子无影无踪，连一点痕迹都不留。

第二天，我在山边的一个小村里找了个向导，是个40来岁的农民，又矮又瘦，还有点驼背，据说是第一个发现佛影的怪异表情，大概是受了佛影的传染，他的表情也是带着一种忧郁，再加上络腮胡子，使他的脸显得很小很黑，别人叫他黑子。按他的年龄，应该是我叔叔，可我不愿意叫。

我说：“同志。”他不理，我以为他是哑巴，又叫了一声，他才沉默寡语地说：“叫我黑子。”

我只好说：“黑子，听说你对峨眉山的路很熟。”

他反问我：“你不是夜里想上峨眉山么？”

我问：“有危险么？听说峨眉山有过怪兽？”

他睁着黑黑的眼珠盯着我：“害怕？你就别去了。”

我一下子急了：“我可是出了名的大胆子。不瞒你说，刚上科技大学时，我才11岁，学校附近有座医院，那看停尸房

的男护士牙齿雪白雪白，高年级学生骗我说，那是吃死人肉吃的。男护士每天晚上12点都要去吃人肉。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半夜里亲自躲在太平间死人床下查看呢。”我故意瞎编了这么个可怕的故事以证明我胆子多么大。

不料黑子听了却冷冷地说：“那正好，我害怕。”这个人真是古怪。

我早早地在岩石上架设起了仪器。它可以根据峨眉山顶出现的佛影，测出折射这种佛影的人的位置，当山顶出现一抹红艳艳的晚霞时，我把仪器的镜头对准了峨眉山的主峰——大峨山的金顶。

天又变得暗蓝暗蓝，在暮色降临时的瞬间，空间格外透明，巍峨的山峰就像插向蓝天的利剑。一圈淡金色的光环闪动，天空中又出现了巨大的佛影，他仿佛正背靠着苍穹，向下俯视着我。

我急忙把镜头对准，按照折射的角度来计算，仪器的指针指向苍茫的山峰。

佛影又慢慢侧转着身体，手臂开始移动。

我顾不得收拾仪器，急忙叫一声：“黑子，快上山。”说着飞快地踩着石阶下了岩石，我跑得很快，可钻进停在路边的汽车时，向导黑子已坐在驾驶座旁边了，他动作真快，明明是在我身后，不知怎么钻到我前边来了。

汽车顺着盘山公路飞速开向山顶，一圈又一圈地绕着山道，足足开了一个多小时，可前面还有数不清的弯路和山岩，天已经完全黑了，我看了看手表，问司机：“到摄身岩最快还要多长时间？”

“最少两个小时，并且还要坐一段空中缆车。”司机简短

地回答。

“有没有近路？”

“有！”坐在我旁边一直昏昏欲睡的黑子突然插嘴说，“但那不是人走的路。”

我问：“谁走的？”

黑子说：“猴子，还有我！”

我果断地说：“停车，我们走猴子的路。”

司机停住了车。黑子一声不响地提着猎枪下去了，我跟在他身后，顺着路边陡峭的斜坡开始往上爬，好不容易爬上了一座山岩，没走出50步，前面的路突然断了，我们脚下横着一条深谷，黑漆漆的望不见底儿，黑子解下腰间的一股长绳子，打个活结，瞄准对面山峰上的一棵大树扔了过去，绳子套在了上面，他把活结拉紧，试了试，突然身子一纵，像只猴子一样，荡了起来，我还没怎么看清楚，对面已传来了黑子的喊声：“接住！”绳头向我飘了过来。

我抓住绳子，闭上眼睛，狠命一荡，我的身体轻飘飘地飘到了空中，接着落到了对面。我惊奇地发现，大树后面，竟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我打开了高性能手电筒，顺着小路进了一片黑漆漆的树林。随着我们的脚步声，草丛中响起了扑啦扑啦的声音，似乎有什么小动物在跑，一只大鸟从手电光中晃过，像是白腹锦鸡。突然，我的脚下踩到了一条软绵绵的东西，我急忙跳到一边，嘴里不由自主地叫：“蛇！我踩到了蛇。”

“是蚯蚓。”黑子看也不看地说。

我用电筒一照：“好家伙，真的是蚯蚓，可是有70厘米长。”

远处响起了叮叮冬冬的琴声，我奇怪地问：“怎么黑夜还有人在这半山腰里弹琴？”

黑子说：“不是人，是仙姑弹琴。”

我笑着说：“哪来什么仙姑啊！这是迷信。”

黑子却也在黑暗中说：“我们管弹琴蛙叫仙姑，叫声像弹琴的蛙总还是有的吧。”他说话总是这么古怪，好像带着捉弄我的味道。

我们沿着黑漆漆的林间小路，往上走了半个多小时，黑子的脚步突然放慢了，他回过头来低声对我说：“把手电筒灭掉。”他的声音有点异样，好像闻出了什么。

我感觉周围的气氛似乎也有些不对头，安静得要命，似乎树上的鸟和草丛里的小兽一下子全消失了，连风也没有了，树叶和草茎一动不动，只听见我们嚓嚓的脚步声和扑扑的心跳。

黑子停住脚步，侧耳朝着山顶方向倾听，黑暗中我望着他黑亮亮的眼睛有些异样。

“有什么情况吗？”我有点紧张地问

黑子轻轻嘘了一下，示意我不要作声。

一阵细微的声响由远而近，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大，我们前面的密林里，一阵哗啦哗啦树叶响动，响声连成了一片。我隐约看见一群黑影正沿着树梢向我们头顶飞速掠来。

我连忙拔出手枪。

“别开枪。”黑子厉声喝道，一把按住了我的手。我们一起蹲在地上。

那群黑影从我们头顶掠过，眨眼间便消失了，显然它们跑得极快。

“是猴子。”黑子低声告诉我。

我松了一口气，原来是峨眉猴，我来之前就听说过许多它们的趣事。

我把手枪重新放回口袋，正想从地上站起来。我旁边的黑子却紧张地握起了枪，接着用一只手紧紧抓住了我的胳膊。我感到他的手臂在颤抖，像是呼吸也停止了。

忽然，前面密林深处响起了一阵令人心颤的尖啸声。那声音凄惨刺耳，像是从什么怪兽的喉咙里发出，刺激得人的血管都要破裂。

“砰！”黑子在黑暗中开了一枪，火光在我们面前猛地一闪，斜飞向空中，一束树枝带着碎叶落到我们脚下，黑子这一枪是毫无目标地射向空中的。

尖啸声戛然而止。一切又复归于寂静，寂静得没有一点声音。

“是怪兽吗？”我低声问。

黑子没有回答。

我也没有再问，拔出手枪，开始悄悄往前走。我虽然有点害怕，但更多的是兴奋。说实在的，我这次到峨眉山，从心底里更希望弄清楚的倒是那怪兽，这绝不是好奇，而是我的同行曾凡和他照片上的半个黑框还都是谜。

我踩着草丛和满地的碎竹叶，蹑手蹑脚地往前走。黑子也跟上来了，而且很快地赶到了我前面。我发现他表面上待人很冷，但心地还是不错的。为了在发生意外时，我们俩可以互相支援，我和黑子一前一后，保持5米左右的距离。

这样，在树林中大约又走了一百多米远，黑子突然停住了脚，我也急忙站住。毫无疑问，前面出现了情况。

我蹲下来，把自己的身体隐蔽在草丛中，睁大眼睛盯住前面。

奇怪的是，黑子却站在前面一动不动。

“黑子！黑子！”我忍不住低声叫。

黑子像泥塑木雕一样，一声不吭。

我迷惑地走到他身边，顺着他的眼光往前一望，不禁目瞪口呆：在我们前面五六米远的地方，几个矮小的黑影正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那儿，清冷的月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落在它们身上，使它们脸部的表情十分清晰。这是几只僵死的猴子。它们的脸部表情极其痛苦，显然是受了某种惊吓而死。

黑子一句话不说，又往前走了，绕过那几只死猴子时，我看见其中一只猴子头上有撮白毛很漂亮，但死鱼一样的眼珠却带着几分悲哀，几分凄凉，我转过了脸，不再看它。

以后的路似乎很平静，虽然岩石很陡峭，我们不得不几次使用绳索向上攀登，但再也没有听到怪兽的叫声，再也没有见到一只猴子。等我们赶到山顶摄身岩时，天已经快亮了。一块巨大的岩石突兀而起，光溜溜的，没有上去的路，岩顶上什么也没有了，但从位置上看，岩顶正是能折射佛影的地方。

“到这会儿才上到山顶来，佛早走了。”黑子望着我说。

我擦着头上的汗问：“黑子，你看那岩石，咱们能上去吗？”

黑子仰起脸打量了一会儿：“反正人是上不去的，除了佛和……”他没有再往下说。

我们沿着原路返回山下，路过那片树林时，那几只死猴子都不见了。不知被什么东西拖走了。

三 在洗象池的白雾中

以后一连许多天，由于云雾，峨眉山顶一直像蒙上了一层面纱。这期间，我几次到峨眉山里去察看，始终没有发现什么线索，那怪物就像偶尔叫了一声以后，又突然消失了。

我急切地等待峨眉山再现佛影，我想那“佛影”的心情大概也和我一样，他既然发出“S O S”的信号，那说明情况一定十分紧急，这种信号常常是轮船在海上遇险，飞机在空中遇险时才发出的，而且多是遇到了走向死亡的灾难。我不知道山顶的“佛”是不是也遇到了类似的危险，但愿时间还来得及，因为我已经找到了和他联络的方法，我设法从光学研究所弄到一种最新的仪器，这种仪器可以发出特殊的光速把图画或文字打到五千米以外的屏幕上去，峨眉金顶才3000多米，把字幕射上去绰绰有余。

气象局的预报说，傍晚是晴天。此刻，峨眉顶上的天幕，没有一丝云彩。我有点着急，因为我还需要有一小块云彩作为屏幕用，而偏偏所有的云都离峨眉山顶很远很远。

天空中，淡金色的光在闪烁，在阳光的折射下，金色的光环又出现了，光环中坐着一尊佛影。望着佛影我突然灵机